

在一座有著火山的島上，有一群石人。他們若不活動，體內的岩漿便會因為能量不足而凝固。他們可以用曬太陽的方式獲得一定的能量，然而這是不夠的。因此石人們會保存太陽的能量，濃縮成球體攝取物來生存，並以此來貿易。因此，大部分的石人在白天都辛勤的工作著，為了換取能量球來生存。

石人的誕生時間不一定，通常是千年或百年一次。屆時，地動山搖，浮石人被噴出火山口，花崗岩人自裂開的地面中掉出，玄武岩人從凝固的岩漿中緩緩分離…。同族的石人會在這被稱為「誕辰祭」的時刻去尋找有著人形的同伴，並將其接回家中居住。通常新加入的石人會被分配到有著最年長的石人的家中，稱其為「砧砧」，並由其教導基本的知識。三十年後，他們會去學校學習如何與其他種類的石頭共處，並在畢業後融入社會中工作，取代因風化或岩漿凝固等疾病崩解死亡的石頭，成為社會新的勞動力。石人的組成特性和他們的工作有一定程度的關連性，但也不是絕對。

浮石朗元的砧砧是醫生。一天早上，他坐在自家砧砧開的診所中等候著受傷的朋友。由於主要載著雲母和花崗岩的公車翻覆，診所裡滿是病患。雲母因為硬度不高，受到花崗岩和車子翻覆的撞擊後，雲母族的乘客死傷慘重，而花崗岩們則是從身上的破裂處不斷流出岩漿。以浮石和黑曜岩為主的醫生護士忙進忙出，新聞不斷報著政府又在商討著是否連公車這類交通工具都要像火車一樣用不同的硬度來分車廂，但這樣班次就必須大改…。漠不關心社會的浮石朗元，一邊看著新聞，一邊吞著能量球。他的朋友花崗岩言嚴只有輕微的擦傷，傷口被用輕薄的石片堵著，看似若無其事。朗元問言嚴為啥不坐自家轎車去上課就好，他說他以後不想去公家機關工作，想當建築師，所以跟家人吵架了。

那天班上正在撥放著講解誕辰祭的影片。因事故遲到的兩人，從教室後門躡手躡腳的走進教室。在影片剛好在講解黑曜岩一族的出生地時，言嚴冷不防地問了朗元是不是很在意隔壁班的黑曜岩晶寧。朗元沒好氣的揍了言嚴一拳，想當然爾人家毫髮無傷，自己的手倒是掉了不少岩屑。

之後，朗元便一直有意無意地看著自己的手，再望向其他閃石類的同學，哀嘆著自己身上坑坑疤疤，就是這麼的不起眼。生長在社經地位不錯的家庭，他有著極高的自尊，但內心卻如外表一般空洞。他因為被同班的玄武岩擊欺負，陰錯陽差下竟和黑曜岩晶寧結識，晶寧建議朗元可以去尋找用來填補自身孔洞的石頭，而朗元開心地答應了。

每天下課成為了浮石朗元灰暗的人生中最美好時光，漸漸的，有沒有找到適合的材質彷彿都無所謂。能夠和晶寧變成如此好的朋友，這是不曾期望過的事。無意中，他也漸漸的疏遠了以前的朋友，花崗岩言嚴。而朗元即使每天都過得相當充實，但當他看到水中映出的自身的倒影時，那份自卑的情感總會

化成火山灰，悄然從身上的孔洞中溢出。試遍了小島上所有材質，都沒能找到對的，而每一次的鑲嵌和拆卸都在擴大那些孔洞。躺在自家手術台上的浮石朗元，被手術台的燈照的暈眩，無力的眯上了眼。

即使目標如此不明確，朗元想填補自身空虛的心卻越來越堅定，他想讓自己成為配的上晶寧的存在，因此找尋的旅途越發瘋狂，自身的安全被拋至腦後，也開始翹課。晶寧意識到了朗元的迷茫，但從美麗的他口中所說出的安慰話語，聽在朗元的耳裡都像是憐憫。為了緩和朗元的行動，晶寧再度給了朗元建議，希望他可以在下一次的誕辰祭過後再繼續尋找材料，因為每一次的誕辰祭地形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改變，也許會有不同種類的岩石被從地底下翻上來，但浮石朗元聽不進去。黑曜岩晶寧十分自責，最後卻也決定不再說服他停止找尋，而是靜靜的陪在他身邊。

一天，兩人坐在石岸上欣賞日出時波光粼粼的海面時，朗元突然靈機一動，決定去海底尋找填補孔洞用的材質。聽完這些，晶寧表情有些複雜。海底太危險了，要是敵不過海浪的拍打而撞上礁石，說不定兩人都會碎裂，但她也拗不過朗元的堅持，只好對他說：『那我去好了，我硬度比你高一些，你用根繩子綁住我的腰，我扯三下，你就拉我上來。』浮石朗元在岸上等阿等，可到了中午，繩子都沒動靜。他感覺不對勁，拼了命的將繩子拉回來時，發現繩子卡住了。要是拉斷了就不好了，於是他也自己的腰上綁上繩子，並把另一端綁在穩固的大岩石上，縱身躍入海中。

接觸水面的那一剎那，朗元便了解了晶寧的用意—他是浮石，又怎麼能沉入水中呢？被保護著的自己是多麼的無能又自私，看不清自己擁有的一切。但正要為自己所造成的悲劇懊惱時，他腦中突然浮現了之前好友花崗岩言嚴的臉，於是他狼狽地爬回岸上，呼叫花崗岩等堅硬岩類的幫助。在他們跳進海裡救人時，浮石悄然躺回了海面上，在水中載浮載沉。在一旁石人們賣力救人的吆喝聲中，他想像著誕辰祭吵鬧歡騰的情景，想像著晶寧正和他一同參加慶典，想像著石人們在震動的地面上跳著瘋狂的舞。正午的太陽曬的他暈眩，最後他放棄思考，無力的眯上了眼。

在迷糊中，浮石感受到自己被一個非常美麗，閃爍著光芒的灰藍色石人拉起。浮石詢問他是誰，得知他是同班的拉長石族的碧沁，但他卻不記得碧沁是這麼漂亮的石人。碧沁希望浮石可以替自己有這樣美麗的外表一事保密，他說他平常會在自己身上塗上長石粉末，為了救他所以粉末被水洗掉了。能折射出彩虹色澤的拉長石並不常見，因此很有可能被綁架，甚至被做成裝飾品，所以其實許多寶石級別的石人在路上為了不要太招搖，都會化妝。從小有著稀有漂亮外表的碧沁時常被他人嫉妒所以被欺負，為了不要和其他人不一樣，因此養成化妝的習慣。浮石朗元無法理解為何外表美麗的他內心會如此的自卑，卻在

和他相處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和他有相像的地方。碧沁安慰朗元說約五百年後還會有誕辰祭，而這座海底是有火山的。若是黑曜岩晶寧夠幸運，也許會受到火山之母的恩惠，重獲新生。

兩百年過後，曾經的鄉村發展成了都市。朗元繼承家業，也成了醫生，碧沁則是進了新聞局工作。他們仍舊很常聯絡，然而，花崗岩言嚴卻在搬家後音訊全無。浮石想起了自己曾經的好友，黑曜岩晶寧，因此有點擔心言嚴，所以委託是記者的碧沁幫忙打聽言嚴的消息。結果某天，碧沁受了重傷被送入了浮石的醫院。原來言嚴當年畢業離家之後誤入歧途，成了礦石獵人，以收集寶石販賣維生，而碧沁在打聽的過程發現了內幕，想將其作成新聞專題，卻也因此受了重傷。奄奄一息的碧沁問朗元自己若是死了，自己要不要試試用他來填補自己身上的空洞。朗元微笑著拒絕了，他無法再忍受失去朋友，且在和善良的碧沁相處之下，被療癒的他早已不再在乎自己的長相。碧沁希望可以離開組成複雜的都市，一邊旅行一邊寫作，朗元答應了。

但在這之前，朗元希望自己能挽回言嚴這個朋友，於是去找他談判，卻發現兩人無法取得共識。在朗元即將被打碎之際，當年欺負他的玄武岩鑿竟帶領著一群警察破門而入，逮捕了礦石獵人們。被押上警車前，花崗岩言嚴對朗元說了一句「掙扎了這麼久，改變的竟然是我，不是你。」便坐上警車離開了。

回到診所，朗元打開了電視，得知了誕辰祭將會提早發生。他在碧沁傷口恢復的二十年後，關掉了診所，和碧沁一同成了作家。三十年後，誕辰祭發生了，原本他們居住的都市被夷為平地，正在進行重建。黑曜岩晶寧失蹤的那塊海域上升成了長滿了茵綠嫩草的平原。在某次旅行中，浮石在那塊平地上停留，遇到了一塊長的跟晶寧很像的新生黑曜石人。浮石看著這個黑曜岩，苦澀的笑了，而新生的這個黑曜岩也用微笑回應了他，卻不會說話。最後，浮石向新生黑曜岩人伸出了手，和拉長石一同收留了他，三人一同踏上了旅程。